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聯益之友

乙丑夏仲 [illegible]書

第四十一期
民國十六年四月一日
夏曆丁卯年二月廿九日
聯益貿易公司出版部

◘定報價目◘
本報每月出版兩期（一日及十六日）特刊無定期每期一張 預定全年國內本外埠大洋六角國外歐美各國大洋一元日本各埠大洋六角 郵票足可取寄 費在內準不另售 定報處及發行處 上海（中一郵區）東西華德路二七七號聯益貿易公司 電話北三二六二號

◘廣告刊例◘
登於封面每期每方寸洋六角登於中縫每期洋八元登於後幅每期每方寸洋五角 不折不扣 銅鋅板木刻另加

中山紀念牋

本公司應國人需要紀念革命元勳起見特印「中山紀念牋」以誌不忘內容豐富莊嚴可觀現正從事印製不日卽可出世每本（百張）實售大洋三角如蒙大宗批發定購特別克己特此預告

上海聯益貿易公司印行

霍桑探案 樓上客 程小青

前本刊所載霍桑探案「樓上客」係名偵探小說家程小青君之傑作情節奇離滑稽可觀讀者莫不贊許茲將原稿詳細校正發行單本現已排印工竣從事裝訂七日內卽可出世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二角特價七折郵費一分欲購從速

聯益貿易公司出版部啓

陸文中啓事

鄙人襄理普益地產公司以來經營上海方面各項地產如大小西式花園住宅新舊華式庫門市房應有儘有足以上應各界需求數月之間舉凡經手各項買賣無不價格相宜疊荷雙方嘉許良用自慰倘承海內同志重以委任倘祈惠臨敝公司或南京路十五號普益地產公司示明所指地產之大小種類暨價格等情遵當竭誠接洽以副雅意伏乞公鑒

電話中央八二二二 北三二六二 住宅北二八四五

上海生活

主編 趙君豪 黃文農

創刊號 第二號 第三號 現均已出版

存書無多 欲購從速

零售 每冊大洋三角
預定 全年大洋三元
郵費 每冊二分

聯益貿易公司

本公司發售

縫衣機器 五金雜貨 聯益箋封 保險銀箱 汽車用油 書籍雜誌 打字機器 文房用品 日常用品

貨價目錄承索卽寄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補報諸君公鑒

本報對於定戶按月交郵局寄遞頗為慎重未有遺漏而屢有來函補報推其原因不外（一）郵局遺失（二）遷移未嘗預早通知改址（三）被同居借閱失落等情本報實不能負此意外損失嗣後如欲補報每份須坿郵票三分空函恕不答復再如有更改地址請於出報期十日前函告以便照改而免貽悞

本報發行部啓

新到自動打號碼機

Automatic Numbering Machine

每具實售十一元 寄費二角

民衆必備 孫中山紀念表

每只一元八角 掛號寄費二角

新出 活葉箋封

每袋實售大洋三角

新裝束畫片 盧世侯作

全兩套各售一角五分

◘美術界中之精美出品 ◘日用或送禮人人歡迎

本報編者 鄭逸梅著 游藝集

是他生平游戲著作的精萃！現已着手排印不日卽可出版。

請注意下期的廣告

趙眠雲鬻書直例

堂幅 三尺二兩四尺四兩五尺五兩六尺八兩六尺以外每尺加二兩
楹聯 三尺二兩四尺三兩六尺四兩六尺以外每尺加一兩
屏幅 視堂幅減半 整張同堂幅
橫幅 與直幅同
册頁 每件兩半尺外加倍
扇面 摺面兩元 小扇不應
匾額 每字一尺一兩一尺以外三兩二尺以外六兩 扇字減半 市招不應

壽文墓誌題跋均面議長聯加倍冷金箋加三成泥金箋加六成點品加倍劣紙不應不如例不應立索不應 以上磨墨費統加一成 每兩計一元四角

丙寅元旦松陵心漢閣主第三次重訂

上海東西華德路聯益貿易公司

縫紉機器

本公司經理各種縫紉機器手搖腳踏式樣繁多不勝枚舉家庭工廠用皆甚合宜附屬另用一應俱備保用七年保敎保修修理各種縫紉機器取費便宜 如蒙惠顧無任歡迎之至

防盜禦火

請備本公司經理之上等VICTOR牌保險銀箱堅固可靠各種式樣大小俱備欲知詳細請駕臨本公竭誠指示司參觀當

長篇小說 言盡於此（四十二） [illegible]

亟欲之新村許。思曉亦請偕往。余初思卻之。繼而未可。乃偕行。既至其處。新村因倦而閉戶晝睡。余儕推門入。新村起笑謝不致。余乃為思曉介。卽於其室午膳。膳竟。思曉欲邀新村遊。余持不可。彼乃去。時已午後二時。潔猶未至。余望眼欲穿。乃下樓發電至吾友處。電未達而潔適於此時來。余大喜。亟與為禮。各自含羞。一笑而罷。余偷視彼面。果清減幾許矣。潔與吾等坐定後。新村卽言曰。今者君等二人旣睹面。宜各吐其衷曲。毋負吾期望之至意。余不言。潔亦未置語。新村笑曰。時至今日。尚有所謂畏耶。

如是者又靜寂移時。新村忽顧余曰。請君先出此室。余當為君達其悃忱。彼或能諒君之苦也。余曰可。亦不知其用意所在。亟退而他去。如是可二十分鐘。余亟復上。止於門際。微聞笑聲。乃亟叩之。門啓。余問新村曰。事畢乎。新對余曰。其語完矣。君來大佳。君當自語之。余亦無所用其謅謙之言。顧彼時實期期不能出諸口。新村曰。君等乃畏余從中作梗耶。否則胡不言。吾請自去。言已。笑而退。吾顧室中。無復一人。更未敢出諸口。如是復片刻。乃故作勇氣。書數字於一紙曰。姊與余果有愛情乎。書畢。以紙置於潔前。亟引首回顧。以自掩其羞。潔持紙於手。笑而不言。余無奈。作忸怩愈。故促之。潔亦勉強言曰。以言於愛情。則誰能遺此。況弟亦頗愛吾者乎。語已。卽勿言。然其聲之戰慄。余亦能辨。大感其待吾之摯。潔言方止。新村推門。狂笑而入曰。果有此情感乎。余二人皆大慚。新村復曰。今者可不言之矣。太虛情狀亦可憐也。杭滬之間。黑夜昏沈。其目的係專欲解釋誤會也。今者誤會盡脫。然猶不能慰其無聊於萬一。則將如何。嗟呼潔。爾亦憫爾無聊之弱弟乎。潔應聲諾。我乃大慰。於是我輩討論今後之方針。新村勸我勿為朝三莫四之情感。須力持常度。有始有終。余曰。敬聞命矣。潔以坐久。卽欲歸校。余等堅留之。彼力持不可。且曰。余來時。校役為伴。及門際。吾恐其窺破吾隱。亟資遣之去。約二小時卽歸。頃時已屆。亟須返校。吾苟為校人知。終非余福。余曰。如此則可歸。潔曰。歸則歸矣。新村言余母來。今歸不能無物。或如何。新村曰。汝欲者何物。豈同學輩所詢者乎。潔曰然。吾來時。同學爭詢歸時將以何物享彼等。余曰。以吾母給吾之食物為贈。今歸如無以應。則彼輩雖不疑。或亦不可。新村曰。如此可購土物四色歸。余笑從之。遂飭役買栗子麻酥糖等物。舉以與潔。潔曰如此匪特歉同學之心。且可堅校中之信。潔去。余等送之至巷首。余露悽然難堪之態。新村與彼則行於前。語甚細密。甚不可聽。潔乃乘車去。余與之點首為禮。頗戀戀也。潔去。余頓爽然若失。問新村以頃間何所言。新村曰。彼言終不能嫁子。（微指）。甚以為恨。惟余終勸之。又彼之經濟甚窘。思乞君為助。余一一諾之。新村曰。余視彼狀。頗以為憐。天下最苦者女子也。君既愛彼。必求所以安置彼之方。余曰。然則將如之何。新村曰。余為君設計。君宜自告於家。至潔母之同意權與其兄前之說項。均我力任之。余曰。如此甚佳。惟我家素持嚴格主義。吾又素畏吾父。余何敢直陳。將如之何。新村曰如是爾可覓一人為介紹。余苦思不得其人。久之。忽拍案叫絕曰。得之。其人為誰。讀者猶可想像得之。蓋卽吾首章所述之老友辛夷。辛夷蓋為吾介紹新村者。

名票友翁瑞午君之豔荷圖繪贈無錫花國總統謝文玉者 並有文學家趙眠雲先生題句為可珍

◘刑場的罣礙（續）

黃轉陶

他搶來的錢。究竟祇有幾千塊錢。他住在上海。用度何等浪費。賭錢還要輸。不上半年。他搶來的竟沒有存了。他到這地步。又到了窘地。一時沒法想。又想再搶一筆了。但是他在上海。不敢動手。一來上海地方警察偵探多。捉強盜的本領大。強盜很不容易逃遁。二來上海沒有同黨。孤伶伶地沒有趣勢。而且一個人動手。寡不敵衆。總要被人家捉住。但是他的同黨。都早已回了常州。如要約他們搶刦。非回常州不可。所以他不得已祇可回常州走一趟了。他主意定了。遂騙着蘋秋說。想到蘇州去探望一家親戚。至多十天。就可以回上海。蘋秋那裏知道。只當是真的去探望親戚。叫他早些回來。橫豎蘇州回上海是極便的。他便回常州了。

他回到常州。找着了同伴。他的同伴。本來不是做這勾當。自然新富一來。便合着一同去搶刦人家了。他們依舊想到無錫搶。搶完了乘便到上海。正合着新富的意思。到了無錫。在一天的半夜。打刦一家紳士。得了許多財物。想趁半夜車趕上海。那知火車開的時侯。已經過了。他們祇可回轉。預算在旅館住一夜。明天早車走。剛走了幾步路。遠遠看看許多警士奔了來。他們知道不妙。一定是來捕他們的。原來那家紳士被搶了以後。遂卽打了個電話到警局裏。叫他們去追捕。警官聽說出了盜案。立刻派了許多警士。四面追捕。到車站的附近。見有一羣形跡可疑的人。知道一定是強盜。趕來捕捉。這時新富一輩人。也沒法躲避。祇得一個個就擒了。

凡是強盜被官廳捉住了。終歸一死。新富等一輩人。被他們捉住了以後。經過幾次的審問。他們也知道終究一死。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所以一個個都招了供。遂判決了死刑。執行搶斃。到臨刑的一天。新富從監獄裏提了出來。一路走到刑場上。他這時心裏很覺難過。想為了幾千塊錢。斷送了一條性命。我的生命也似乎太輕了。一回又想起在上海的蘋秋。不知怎樣的紀念我。那裏知道我再過一刻。便是個血肉模糊的人了。記得臨別的時候。伊還叫我早些到上海。我曾約他十日。計算我離了上海。已經將半個月了。伊不知怎樣的焦急咧。他正在這樣昏昏沈沈的想着。忽聽得一陣聲音。把他嚇醒。他好似大夢初回。一瞧原來已到了刑場上。四面看鎗斃的人。圍得牆頭一般。這時的李新富。別的倒一些沒有什麼依戀。獨自想着上海的蘋秋。似乎瞧見伊知道了死訊。哭得很怨哀。方彿還聽見伊的哭聲。真覺得傷心極了。不禁提着喉嚨喊了兩聲。蘋秋。接着道。蘋秋啊。你且不要哭。我現在還沒死呢。這時他的眼淚。直滾的滾下來。那四邊瞧熱鬧的人。一個個都呆對着那兩個綑綁着的待死者。現出莫名其妙的神氣。亦當他是怕死而哭。有的還說道。你現在倒良心發現了。（未完）

◘天津四報館談

無聊客

前閱六十六號星報。載報迷「書天津四報館後」一文。似尚有隔膜處。不憚詞費。用再述之。

（益世）編制陳舊。仍然。然其消息不能謂不較別家靈通。蓋天津報館。外省鮮有訪員者。有之。益世大公耳。且該報後台為天主教人。素稱營業報。其銷數之落。確落于馮軍倒戈時代。此時竭力復舊。較諸馮軍倒戈時代。已增出一倍有餘。然其編制。初未稍事更易。此其銷數之落。不在編制可一證也。

（大公）同人薪水不豐。此卌可諱。然馬二之去。實應何海鳴招。且此公好動。無論何處。亦不能長久也。至心冷之對於該項屁股。亦殊心冷。此意惟心冷自知之。以愚所聞。心冷不專恃屁股上博生活也。（是大公報屁股）而消息之靈。人才之衆。實無出其右者。

（華北新聞）於馮軍倒戈時代。周拂塵知不能免。卽抹油腳底。實行逃之杳杳。時津上該報尚未禁售。周彭二人。曾有交替啓事。載諸報端。師丹未老。當能憶之。至謂禁售華界。卽等於無。此尤不然。新天津報。一小報耳。當禁售華界時。銷數激增至二倍有奇。蓋見仁見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自有一部份人往租界購閱。不然。既無銷路。我出版豈不等於脫褲放屁。多此一舉。此理最明。何煩智者索解。

（民聲）聞主其事者。為一粵人之曾充旅長者。武人而來主言論。自別有用意。旋鑒華北新聞之禁售華界。故稍斂其鋒。愚前稿已有「不復如前之左右逢源矣」云云。然其主旨所在。輒寒蟬仗馬。終勝一籌。謂之不敢暢言則可。謂之不敢言則不可。此公聞近應黨軍之招。將該報轉替於人。譬如倡門紅姑娘。本身已嫁顯者。後人沿襲其名。此後責任。自有沿襲者担負。謂戶頭太多。後人肯沿襲其名耶。

至於剪襲之弊。天津各時聞報庸報等。專定上海快報。先一日剪襲。裝頭換尾。排成四號鉛字。所謂像煞有介事。其外省新聞中。某處特約通信員某等云云。其實皆主筆先生筆頭上隨意一揮耳。雖然。此弊甯止津上哉。

（杭州天報寺佛像　秦君符攝）

◘聯益消息◘

△慶福星銀樓開設虹口東西華德路經營條錠葉金精製金銀飾物信用卓著經理傅聲茂君多才善賈故營業日臻發達云

△華大商業儲蓄銀行在法租界天主堂街總理顧馨一君係縣商會會長聲譽崇隆交際廣闊而該行辦理之活期定期存款放款以及儲蓄各務無不十分優待營業狀況益見發達云

△美豐銀行係美商籌辦行址在南京路四川路口董事長雷文以及白君夙為中外人士所欽仰故該行經營之活期定期儲蓄等存款押匯電匯匯票旅行支票等業務莫不發達異常而除總行在上海並設分行於天津重慶福州廈門等處云

美術信箋 聯益箋

種類豐富 雅俗咸宜
日用送禮 無上佳品
價廉物美 有口皆碑

◀價目▶

闊箋

海月紙	每封洋七角七分
夾貢紙	每封洋七角七分
羅地紙	每封洋五角八分
科舉紙	每封洋五角八分
貳號紙	每本洋三角六分
毛鹿紙	每封洋三角二分
毛邊紙	每封洋三角
道林紙	每本洋三角
金石牋與各種闊牋	價同

狹箋

戀愛牋	每袋二角五分
新粧牋	每袋二角五分
毛鹿紙	每本洋二角四分
毛邊紙	每封洋二角四分
道林紙	每封洋二角四分
中國電影明星牋	每本洋三角
外國電影明星牋	每本洋三角
活叶牋封	每袋洋三角

寄費加一遠道作加如欲作包裹寄均須照郵章加收

上海總商會商品陳列所第四屆展覽會聯益箋之獎證

記蔡將軍之譜兄

眠雲·述

蔡松坡將軍游泮時。年才十四歲。其時有與之同入學者。爲其鄰人。姓陸。名迪夫。年已五十餘。松坡恆以丈稱之。至是迪夫語松坡曰。此後君當兄我。我不當居前輩矣。若再如前稱。則我甯與子絕交也。松坡以迪夫人極誠篤。且自以文字不如迪夫佳。其晚遇也。殆運之蹇耳。因是遂兄之。恐其見絕也。既而與通蘭譜。前年有湘友來。述之甚詳。并云自蔡將軍之沒。迪夫常蔬食。爲之祈冥福。今蔬食已十年。迪夫又嘗夢蔡將軍語以再十年後。余將重生於世。迪夫則曰。余今已近九十。弟再生人世爲英雄。余不及見。奈何。淚垂下。蔡將軍則慰之曰。君豈獨及見。且將佐余成功業於世界耳。迪夫曰。然則余亦死而再生人世乎。蔡將軍則笑而頷之曰。然。於是迪夫破涕爲笑。醒而常以語人。人曰。子何不問其再生後之功業爲何語。迪夫曰。曾與談今世混亂。人民痛苦等語。松坡則蹙額而歎曰。我時觸於懷。未敢一日忘也。然我不能早日再生於世。亦運數耳。據此數語。亦可見矣。又何必問。聞陸迪夫尚健在。而常常祈死。殆欲再與蔡將軍同生斯世之心切歟。是即其救世之心也。可憑與否。不及論。要之其心可敬矣。

心漢閣藏扇話（八）

鄭·逸·梅

（劉靜源。蒙壽芝書。）靜源山水。仿鹿牀筆意。頗得神韻。壽芝山水。工細無倫。題云。曩時作畫。多以瘦勁二字爲之。以是諸多失當。今則始悉古人妙處不可學。不禁大有今昔之感。措詞亦雋永有味。

（胡伯洲畫。趙眠雲自書。）伯洲爲伯翔弟。畫山水佈局楚楚可觀。惟設色稍嫌濃俗耳。眠雲自書。錄近作歲朝圖云。爆竹聲中瑞氣新。歲朝試筆寫宜春。嘉徽蘇酒陽初律。頌獻椒盤味五辛。天賜高輝霞滿室。梅花遲詠日逢人。有年不待風占角。萬象雍和樂兆民。五色縱橫光澤瑩。千家卜吉得庚庚。松枝映綠門齊闢。芋葉聯紅燈乍明。六呂司春元氣動。三陽肇慶萬祥迎。定知百事皆如意。華索桃符兆太平。

（吳子深畫。余覺書。）桃塢居士畫秋山晚靄圖。學大癡筆。靜雅入古。洵非凡手。余覺行書頗秀。

（胡石予。周鍊霞畫。）石予師作雪梅。淡墨烘託。益形皎潔得神。師常作墨梅。雪梅不易見。蓋頗自矜貴也。周鍊霞女士作畫眉桃花。設色妍媚。鍊霞作件時。年祇一十有九。將來造就。未可限量也。

（蔡震淵。胡煥章書。）震淵畫猴。撫新羅山人遺意。以工緻勝。煥章書壽桃佛手。有題云。寫畫當以書法關紐運入。則在在皆有雄渾之氣。茲撫其大意耳。煥章題語。不啻自登一廣告。謂不但能畫。且兼擅書法也。一笑。

（徐禾生畫。范烟橋書。）山水設色澹雅。惟稍稚嫩。題云。山逕飛紅葉。西風報晚晴。故人曾有約。今夜聽秋聲。范煙橋行書秀媚。洵吾黨中之多才多藝者。

（張玉瓏畫。譚少雲書。）玉瓏山水。仿石田翁。題云。曲水平波細路分。一重樹色一重雲。老夫趁得藤枝健。又到溪南訪隱君。未見佳妙。譚少雲草書。似走龍蛇。

（朱家元。王雲軒畫。）家元之秋江漁艇。粗獷不純。王雲軒畫無量壽佛。佛貌蒼癯。自具超脫塵凡。不食煙火之態。蓋亦以工緻勝者。

（呂選青畫。高雲麓書。）選青山水。素爲故名畫家翁印若所稱許。乃後進中之傑出者。三畫松蔭水石。高士盤桓。境絕清曠。即設色亦迥不猶人。佳品也。高雲麓行書鬆秀可愛。

（吳湖帆畫。鄭孝胥書。）湖帆仿南田翁秋樹圖。水墨中略設色。殊有意致。而林寒幹瘦。對之髣髴秋聲從樹間出也。鄭孝胥書。素爲藝林推重。茲不贅言。

（曾農髯畫。左孝同書。）農髯兼精書畫。茲爲山水。雋妙可喜。并有題云。紅樹青山好放船。略用石溪法寫此。石溪從石田翁出。取石田翁之筆。以行艸出之。即殘道三昧也。左孝同錄陶靖節和戴主簿詩。書法超古。孝同已歸道山。亦屬遺墨矣。

★　★　★

丁卯試筆

居守·拙

丙寅開歲。余曾有試筆之作。刊諸本刊。今丁卯又開歲矣。國事不談。談家事。續吟四絕。以爲本年度試筆之作。

踵門處處賀新春。舊俗相沿實苦人。此際自憐還自笑。閒身驀地變忙身。

初一初八。兩度遄歸。綜計假休期亦近二來復。然困於無謂酬應。眞正安閒。固無多幾日也。

免俗未能聊爾爾。嬴肴澹酒辱嘉賓。盡歡雖則親朋聚。虛左尙嫌少一人。

小年朝邀至戚契友近族芳鄰。小酌蝸居。逸梅兄適攖小恙未至。余雙眸子。幾爲望穿。

馬龍車水鬧喧闐。吳地繁華猶昔年。更值好春風景好。品茶同上嘯雲天。

燈節先二日。晴曦大放。午后侍吾母逛金昌。吾姊吾妻吾一子吾二女俱隨侍去。登嘯雲天三樓。看馬路景緻。十分娛目。日將沒。猶勿忍遽歸。

世間萬事無非幻。獨有家庭樂趣眞。堂上依依親色笑。閨中絮絮話昏晨。

家庭之樂。的非尋常。今年元正十二日。內妹蘧娣女士又挈其雙掌珠來。小住四宵。吾頻聽閨中姊妹譚心。益覺情致美滿也。

一九二六年上海之地產情形（三）

普益地產公司庫述

英商業廣有限公司之購英國郵局舊址爲價亦可觀臺惟民廣購士地在江西路購進豐裕公司之產業在四川路購進華德房屋在南京路購進南洋房屋之售價聞每畝值二十萬兩以上云又得悉平治明全部地產實際上已售與業廣地產公司而平治明君乃該公司之董事也在霞飛路附近杜美路地方一帶房屋十餘畝計售每畝約銀二萬五千兩相近另有一地則售每畝銀二萬八千兩據聞日本郵船會社售去坐落楊樹浦地方廿五畝土地每畝值一萬九千兩另有近浦角沿江地皮每畝售銀八千兩在威海衛路西摩路轉角之多逸地產已脫售與華人聞每畝計售約銀一萬五千兩云在靜安寺路相近公墓有大段地皮轉手而分購售割最近交易計每畝值銀一萬五千兩另有地卅六畝亦爲華人進作出發展用計價每畝二萬七千兩其餘地產之交易甚多買主亦甚雜無論西人華人皆思有以發展此偌大城市也

市政廳舊屋及基地出售

有一事於大衆頗感興味者即市政廳基地出售是也其售價計每畝二十萬兩左右舊址售脫之後市政廳須擇新地建築矣傳聞鄉下總會地產亦有願出重價購買該會正在相地遷移此事實現爲時當不遠也德國鄉下總會現在暫假工部局大西路房屋亦正覓地自建會所規矩堂所有黃浦灘之房屋謠傳亦在議價出讓另覓適當地點建築法租界工部局有一計劃擬將幾所房屋長期租讓與人收回工部局學堂自用該學堂則遷入法商球場總會舊屋云

地價

上海各處地價於上節所述已可略見一斑其間雖無特異驚人之價格然繼續增長從無間斷可斷也此亦爲方興未艾之城市所應有之現象此景象甚普遍亦甚實惠者也全市土地以及邊境之地縱不能言處處地價之增長率皆爲滿意然適宜之地產將來必更繼長可爲最穩固之投資無疑

在過去一年中上海有不少地段大加整頓且不論其細目且一觀北四川路及施高德路界外諸地之發展便知霞飛路近亦甚形發達此段大道爲上海該一部分之血脈日益見著而地價亦因此漲焉靜安寺路與大西路爲西部之大道此路來日必與租界外城市連接近亦與時俱進幸運者與具遠大眼光者在該路之投資得取償矣愚園路成爲租界外著名之住宅區沿路南北廣廈輪奐地價由是增此路日見重要亦一驚人事也再西有虹橋路處拋球總會之後亦日進重要此路爲距城市遠之地不過數年前事耳然再過幾年即該處地土亦將認爲希有之交易矣

繁華城市之地價

上海地價之日增必尚有他故焉就一般而論自以金銀作代價以來地產價格日趨貴昂於今亦千餘年矣非至交易之單位通用以日用商品價格時日後且必繼漲作準則無已地產爲物有如其他商品爲數有限而金銀每年新貨充市以減低現有交易貨幣地價逐不得不漸次繼長也

執此理以衡上海城市之情形自未能盡我人當再一究其根本原由焉上海一市於商業財政工業航業人口等等皆日趨重要其地位有亞洲最大城市世界大城之一之名實可羨也雖近來城市內外時時不靖而將來必更有發展無疑

自居住已久之前輩口中吾人得知上海昔時之地產交易表格頗堪發噱以前在一八六三年時憑南京路西藏路浙江路有一塊地皮計三十四畝半祇售洋二十二百四十五元七角五分在一八六三年有沼澤之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澈。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一千元

范·烟·橋

一天早上。蘇州長源錢莊的大司務阿興。挾着一本送貨簿。和一個青布包。裏面是一千元的鈔票。一封寄給江山鎮一家南貨店晉福的信。出城而來。江山鎮離城有四十多里。只有一往一來的班頭航船。所以阿興走到碼頭上。便高聲喊道。「江山航船」不多時。便有一個苦力。從一隻蘆扉圈棚的關嘴船稍裏鑽出來。答應道。「是誰。」阿興便踏上那隻船。把送貨簿和信。投近圈棚去道。「打回單。」那梢公是不識字的在木匣子裏翻了長久。摸出一個張生發航船的木戳。在送貨簿上用力一撳隱隱約約的印上了。稍公道。「拿去。」這把戲還是今天第一回。不知道對不對呢。」說着把信放好。把送貨簿丟還阿興。阿興看了一看。一壁走去。一壁咕噥道。「糊裏糊塗。」還顛倒印着呢。」

張生發在城裏收信。經過長源錢莊的。當見門前。却巧有一個二夥先生立着。生發問他「有什麼。」二夥先生道。剛纔阿興送一千塊錢。到你的船上去了。是寄給晉福南貨店的。」生發道「是了。」說着也就走還船去。一時粟落。也沒有把這事問起。便開船到江山鎮上去了。到了那裏。次第把貨物發送乾淨。生發便想到這一千塊錢了。問船上幾個夥計。「可會瞧見阿興送來。」大家說「沒有。」那時稍公正在吸煙。便急急放掉煙銅道「有的。」便在木匣子裏。尋出一封信來。生發看了急道。「這信上有一千塊錢的那裏去了。」稍公道。「信是有的。錢是一個也沒有。可以問阿興的。」生發便把信送到晉福。晉福的經理鄭元康。打開看了一看。便問錢在那裏。」生發道。「我們船上沒有收到。信上可嘗寫明白。」鄭元康道。「信上寫明有一千塊錢寄來的。」生發道。這回事。不是爭訟得明白的。明天到了蘇州。自然可以水落石出了。」生發還到了船裏。又細調查問一遍。也沒有眉目。心中自放不下。一夜沒有安睡。

明天到了蘇州。張生發三腳兩步。趕到長源莊。急問「昨天送到晉福去的一千塊錢。你們送到那裏去的。我們船上沒有收到。」莊上的人。也驚異起來了。便說「沒有收到麼。這是阿興送的啊。」當下阿興也從裏面出來了。泰然道。「你沒有收到。自然有人收到的。」生發跳起來道。「誰收的。你說出來。」阿興道。你們沒有收到。怎麼我的送貨簿上。有了張生發航船的戳記呢。」那時這本已開口的送貨簿。早有人攤開在櫃檯上。生發走去看了又看道。「誰打這個戳記的。」阿興道。是你們的梢公。」生發急得面紅發白道。「啊喲梢公麼。他又不識字的。怎懂什麼信上有洋沒有洋的話呢。」阿興道。他不識字。不懂。爲什麼要接受我的信和洋呢。」生發沒得說了。只得自己恨自己太疏忽。可是一千塊錢的賠償。要擱眉頭了。懇求大夥先生。思一個法子。大夥先生道「只有到衙門裏去。讓你來判斷罷。我們這裏送貨簿上有了回戳。就沒有事。」

地方審判所開庭。張生發啊。阿興啊。梢公啊。其餘的夥計啊。都到庭備審判官的查問。依着商家的習慣。自然要張生發和梢公。賠償過一千塊錢的。阿興和其他夥計曉然無累。生發身邊還有幾個錢。那梢公眞是腰無勺合的一個苦力。要他張羅一千個大錢。也很困難了。怎能担負這巨款的賠償呢。只有哭泣和誓呢。對着阿興。恨得皎牙切齒。但是法律是呆板的。審判官也是呆板的。明知中間或者別有講究。可是現成有人證阿興。物證送貨簿。也沒得說了。結果。生發和稍公。在沒有徵清一千元以前。只得受拘押了。阿興已經不在長源錢莊做大司務了。

雖是他家裏並沒有多少積蓄和收入。可是自從閒宕以後。終日在賭場裏鬼混。據他的夥伴說。一個月裏阿興輸掉六七百塊錢了。但是張生發爲着要喫飯。不能不蹈破鐵鞋嚼乾饅喠。去調擬這一幕賠償。倘然再遲延。那梢公的妻子。要到生發的家裏尋短見了。

愛與憎

朱·我

（一）旅館中

甲向乙道。「蕙姊。你是我世界上唯一的愛人。你就是我的靈魂。和我的心。我永久愛你。你也永久愛我。…我愛。…謝謝你。」—甲與乙緊緊抱着。互相接吻。

（二）關房內

丁向丙道。「芷哥。你眞是我的靈魂。我一點鐘。瞧不見你。心中就樣樣不快。好像失了靈魂了。…芷哥。你坐近一些。」—我永久愛你。你也永久愛我麼。…」丁就扭到丙的懷中。

（三）路上

甲向乙道。「走開些。以前的話。原是騙騙你的。你的癡子。竟當眞了麼。現在我已玩過你了。自然可以各走各路。多玩了。就覺得發憎哩。」甲向乙聳了聳肩。就忽忽走了。

（四）旅館內

丁向丙道。「癡子。你竟當眞了麼。—謝謝。我沒有這天官賜。做你的少奶奶。—現在你已給我白相了。我原是哄哄你呀。—買愛大靈。掰奪擺愛。—」丁披嘴笑了笑。就回身姍姍出去了。

（錢化佛藏）

有題

黃·若·玄

長洲程萬里妹佩芳嫱婉可人三四年前嘗遣隣嫗來媒時予以英皇舊約來許本成而女士知我者居常懷想予未知也昨歲忽爲母所售嫁魯人高口口爲妾登車噑咽黯然欲絕今夏北歸隣嫗復來爲述其情此意始達嗟夫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況及明妝而予失之抑且重復相負何以爲心及自省非容輒勞芳注雖極自檢猶不免留此痕跡寸心自疚何懺斯愆自後益不敢言情矣

謠諑蛾眉無世無。明妃青塚欲休乎。人情背肉戍狐火。天道肝腸委狗芻。舊事不堪重入夢。此生豈意竟相辜。玉釵未約猶嫌晚。追懺終爲李益徒。

和作

范·君·博

絕代茗華絕世無。倀倀心事奈芳乎。可憐時節萍爲絮。不信風流蕙化芻。釵約重尋堪入夢。扇情肯赦有餘辜。侯門未必深如海。傲倖紅粧伴酒徒。

長篇小說　金龍山下（二）

顧·明·道

那金龍大山山脈開掘金鑛。果然山裏都產着燦燦的黃金。豪國既富且強。佔得這天然富源之地。可算躊躇滿志了。

自從南隱失後。有幾個愛國的華人。都想起來恢復故士。但是他們祇有幾句空言。却沒有一些能力去奪回士地。洗除汚辱。幸在那時出了一位驚天動地的大英雄。

那位大英雄也是我書中的主人翁。姓李名驪。自幼兒生得骨格清秀。相貌英俊。在國民小學裏讀書。先生講到國恥一課。他不覺放聲大哭。大家問他怎樣哭起來了。他答道。我們都是好好的華國國民。怎的受盡外人的侮辱。沒有一個人能夠出來掙口氣。報復他們的呢。有些同學聽了他的話便笑道。不錯。將來大約你可以出來爭氣的了。然而哭有何用呢。那時候他的教員是姓尤名新仁。見了李驪的情形。很爲感動。遂在下了課的時候。把李驪領到他的室中。取出一張華國的地圖。細細講給李驪聽。又說道上面藍色的界線是華國以前的版圖。現在都被外人佔去。縮至紅線邊纔是我國領士。又有各地的紫色三角形。都是外人租借的軍港和開闢的租界。你須記得。將來長大的時候。要做一個好國民。把這些土地收回。那便是國恥洗滌的日子。李驪含淚點首道。學生曉得了。這張地圖先生可肯賜給我麼。尤新仁立刻答應。把地圖送給李驪拿去。從此李驪在課餘時候。常把那張地圖棒着細看。人家都笑他癡。尤新仁却十分歡喜。伴着李驪游玩。乘間講些國恥小史給他聽。李驪都能記憶不忘。後來李驪在國民小學後期畢業的時候。他父母患着時疫。雙雙逝世。他又沒有兄弟姊妹。一個人孤苦伶仃。不知怎樣辦法。尤新仁曉得了。便代他料理父母的喪事。并留李驪在他家裏住宿。原來尤新仁本是一個有志的青年。後來在國恥日向軍人演講的時候。被警察毆傷。嘔過一陣血。幸虧醫生把他救治。留得一條性命。可是在吐的病時時要發。他雖有妻子並無子女。服務在國民小學。已有多年。一意要培植兒童愛國的根基。今見李驪很有愛國的思想。人品又好。故而情愿這樣盡力照顧他。李驪也把他先生感激到十二分。遂做了新仁的義子。那年夏間李驪畢了業。要到某處陸軍小學去投考。因他想將來若要爲國爭光。非受軍事教育不可。尤新仁毫不干涉他的志向。便伴他前去投考。果然考取了。李驪便在小學裏受軍事學的栽培。校中有一位武術教師。馬上馬下各種武藝。十分高强。李驪便從他習練技擊。不到一年。李驪的體魄十分發達。文武都有進步。光陰很快。轉瞬已畢了業。便有校長把他升送到軍官學校肄業。可是在這一年上。尤新仁吐血病大發。竟至不救。臨終時把一件東西算做遺產。傳給李驪。李驪接開一看。原來是一張雪白的硬紙。上有血書